

豫章叢書

第五冊

廬山紀事卷十一

廣陵 桑喬 子木

山北自分水嶺西行至嶺末

烏龍潭

松光嶺之西北有烏龍潭

山疏烏龍潭凡三潭在牯牛嶺北遂谷中上兩潭皆高數十百丈有蟲如鮎而黑長三四寸曰龍師下潭稍平夷其傍有大石曰拜石東林寺祭龍之所也

大馬鞍山在中潭北小馬鞍山在下潭北

初慧遠之立東林寺也烏龍潭龍實與有力焉寺
既立遠與龍約歲一致祭今東林寺僧每歲六月
以蔬食奠而投諸潭中曰送龍飯有不潔虔水輒
湧食出寶石上不食之矣

烏龍潭水逕分水嶺西北流與石門礪水合

龍潭菴臥雲寺上方塔

烏龍潭水之北傍硤口而居者曰龍潭菴其西爲臥
雲寺

脩
郡志臥雲寺元僧東岩建後我明僧宗元行淳繼

分水嶺之西有耶舍塔繡經臺

山疏耶舍塔并塔院西域僧佛馱耶舍建並廢

繡經臺在塔院西晉謝靈運繡經處也靈運以北
本涅槃經繡爲南本凡三十二卷臺今廢

繡經臺南下爲舍利塔院內有舍利塔

山疏舍利塔卽上方塔在平岡之巔初西域僧佛
馱跋陀羅自其國以佛舍利五粒來瘞於此山在
東林上故曰上方

虎跑泉在塔院左**慧遠年譜**義熙四年師與社賢
遊上方塔患水遠有虎跑石出泉

南唐書

大元帥齊王慶冑紫微瑞胤天派道

隨伸屈知任方圓性珠自明忍草常茂每聞良會
卽捨淨財所謂汪洋法海之波瀾粉飾仁祠之岐
路者也佛馱跋陀羅此土卽覺賢本姓什氏迦羅
衛國人也甘露梵王之苗裔初從祖鳩婆利出家
以習誦爲業後與僧迦達多共遊屬賓同處積歲
常於宴坐屢見神通虔叩玄微方知得不還果時
有秦沙門智嚴德觀等西往屬賓請一德士東歸
開發西意僉曰非佛馱跋陀羅不可賢旣受請遂
之長安謹讀大乘咸覩玄奧忽爾西望白衆曰適

見東國五舶俱來衆皆責其虛誕遂出之廬山未
久五舶俱至共服其靈通卽持佛舍利五粒建塔
於寺北上方其后宋武帝迎赴金陵譯華嚴觀佛
三昧海沈洹等經論一十五部以元嘉十七年乙
亥歲終于京師春秋七十三其舍利塔至開元十
七年御史何光建與江州牧柳真望重建又藏舍
利十四粒保大甲寅王特捐請俸儼荆洪基雁塔
下霄鳧鐘響谷其四望也前對爐峰後枕佛影堂
左窺甘露之堂右瞻白蓮之沼塔內雕瑞相一軀
及供養貝滿香花珍果等保大六年歲次丙辰庚

申朔奉命記

東林寺

繡經臺又南下爲東林寺

山疏東林寺者晉沙門慧遠之道場也十八高僧

傳初慧遠自樓煩至廬山結菴於西林之

東以居曰龍泉精舍其後刺史桓伊爲之請立寺

曰東林而名其殿曰神運焉張天覺神運殿記

釋迦文佛殿徧天下無慮萬計而此殿獨曰神運

何也初遠法師過江將適羅浮宿廬山逆旅感山

神托夢徘徊登覽溪流散漫無足廬者一夕雷雨

晦冥山水暴至向之中流化爲平陵草木羅列其上九江太守桓伊聞而神之爲之請建寺以居神運之名蓋得諸此云

唐崔黯復東林寺碑松門千樹嵐光薰天蝸蝓蟻蟻響湍鳴松籟泠然可別

寺有白蓮社以脩淨土

山疏般若臺白蓮社慧遠與劉遺民輩脩西方處也白蓮社謝靈運種蓮處也**高賢傳**靈運心服慧遠爲之鑿池植蓮其中

廬山記慧遠住東林絕塵清勝之賓不期而至

高賢傳真信之士百二十又三人劉遺民輩十八

高賢爲之冠共脩淨土劉遺民著發願文

其大儒六人曰劉程之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張
野

宋書南史劉程之者彭城聚里人也字仲思宋高
祖號之曰遺民云少孤事母以孝聞體貌冲遠虛
心方外周覽百氏得老莊要旨邁往自負不靡于
俗雖餒將在於躬鋤斧當面意湛如也嘗爲柴桑令
已乃棄之入匡山依釋慧遠居西林北澗上與雷
次宗輩同脩西方力辭薦辟專心禪思安貧守素

研極幽渺纔半歲卽於定中見佛光煥映天地如
黃金色後二十年庚戌正月寢疾六月初見阿彌
陀佛以手接引心甚喜私念欲得摩頂佛卽又爲
摩頂覆以金伽梨衣已又見身人七寶池飲八功
德水旣寤覺身有異香二十七日西向端坐而逝
程之發願文維歲在攝提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
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奧霜懷特發乃命同
志息心眞信之士百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
若臺精舍阿彌陀佛像前率以香花敬薦而誓焉
惟思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旣明三世之傳顯矣

遷感之數既符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
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推知險趣之難拔此其
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可
以感涉而不可以跡求必感之有道則幽路咫尺
苟求之無方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
境扣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懽百
于子來於是靈圖表暉景倅神造功由理偕事非
人運茲實天啟其誠冥數來萃者矣可不克心重
精疊思以凝其神慮哉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
晨祈云同夕歸攸隔卽我師友之眷良可悲夫是

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停懷冥極誓茲
同人俱遊絕域其有警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
善於雲嶠兼忘於淵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彙征
之道然後妙覲大儀啟心真照識以悟新形由化
革藉芙蓉于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雲衣于八極
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而自怡臨
三塗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眾靈以繼軌指太
息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

宋書南史周續之字道祖其先雁門廣武人也續
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從豫章

太守范甯受業通五經并緯候號曰顏子旣而閒
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布衣蔬食終身
不娶辟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
劉柳薦之曰臣聞輝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
本宗宜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而
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
游外暢于實內體遠形于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
于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窮谷矣竊見處士雁門
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遠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
性之所遺榮華與譏寒俱落情之所慕巖壑與琴

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愛留崑丘誠著
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
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
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辟爲太尉掾不就高祖鎮
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真
高士也既踐祚召至京師爲開館東閣門外數幸
問時號通隱

宋書南史 雷次宗字仲倫南昌人也博學明詩禮
不就徵辟立館東林與慧遠居嘗有書與子姪曰
吾少多病又性好閒雖在童年志栖物表弱冠入

廬山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宏聖道玩心佛
理夜以繼日樂而忘憂二十餘載淵匠旣傾良朋
凋喪續以費逆心慮荒衰遂與汝曹歸耕隴畔山
居十年齒逾知命前途幾何及今耄未至昏尙可
厲志成來生之悵梁倫樂空閒宿心所志汝等冠
娶已畢吾復何憂但願守全以保令終自今家務
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宋文帝元嘉
十五年徵至京師立學雞籠山數幸問資給甚厚
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二十五年詔曰前新
除給事中雷次宗經明行脩自絕詔命宜加升引

以旌退素可散騎常侍又不就再徵至京師築室
鐘山扁曰招隱猶秉苦操不入公門每自華林入
延賢堂爲太子諸王講喪服經

宋書南史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性至孝居

喪過禮爲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主簿
舉秀才宋高祖辟主簿及太尉參軍俱不就而東
下入廬山與釋慧遠居久之還江陵三湖已而二
兄卒孤累甚衆家貧頗營稼穡高祖數致餼資皆
受不辭其後子弟從祿乃悉辭不受焉高祖下書
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虎冒潛處考槃未臻側

席丘園良增虛竹南陽宗炳雁門周續之並植操
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辟太尉掾太
子舍人通直郎太子中舍人並不應悉圖所游諸
山水於室壁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當澄
懷觀道臥以遊之耳又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
響元嘉二十年卒衡陽王義季與江夏王義恭書
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始可嘉爲之
惻愴不能已已

十八 張野字華民陶淵明之姪也學兼華
竺善屬文舉秀才府功曹州治中俱不就性孝友